



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二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乞指揮施行

奏狀

檢會臣自置司以來節次被受朝省劄子備奉聖旨

旨

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前去

潭州之任後來緣曹成賊馬侵犯二廣續降指揮令臣往

廣東捍寇保護一路臣遵依聖旨取便道發往廣東行次

建昌軍南豐縣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樞密院

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

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

州新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

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
赴行在臣亦已遵依聖旨改路由撫吉州前去之任乞於
衡永州駐泊已具奏聞外竊詳前件指揮與前後所降指
揮不同必謂曹成已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赴軍前區
處了當其餘盜賊不難招捕所以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
置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及令臣取徑路往潭州之
任臣今行次撫州節次撫探報體問得曹成見與岳飛相
持於全邵間徒黨散漫桂陽郴永皆被其害即未曾赴福
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及承福建等路宣撫司關據探報曹
成賊馬近自廣東復回湖南在全邵州武岡軍上下岳飛

見在衡州又體問得馬友昨在潭州雖擅行辟置官吏擁
衆自防蠶食諸邑然又受朝廷恩命若以重兵臨之決可
招撫全得其衆分隸放散今聞馬友為李宏所圖併其軍
馬多備舟船般載見在錢穀灘泊岸下雖未見得的確因
依緣既有變動與前日事體又復不同其馬友徒衆不伏
李宏招收者依舊散為盜賊劫掠諸縣其餘仍舊團聚潭
州及據岳飛申亦稱馬友為李宏所殺又據探報劉忠見
據岳州平江一帶近復多聚舟船屯泊君山雖遣人至福
建等路宣撫司軍前願就招撫決難保信其餘楊華雷進
揚么即鍾相殘黨彭鐵大鄧裝等皆在逐處作過如故及

別有數項盜賊不得頭首姓名藏泊洞庭湖等處時到潭州城外出沒抄掠據前件探報事節即是曹成賊馬初未曾招撫了當及其餘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瀾恐非旬月間所可措置若朝廷且令孟庾韓世忠在荆湖兩路措置盜賊務令淨盡其勢尚須數月方可結絕臣若發赴本路於衡永州駐泊緣孟庾韓世忠已自吉州往湖南路亦分撥軍馬由衡永州前去錢糧闕乏難以供贍檢會昨降指揮孟庾等申今來除李綱宣撫荆湖其本路軍旅錢糧措置事務等顯有相妨奉聖旨福建等路宣撫司如到荆湖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

合從李綱措置緣有前項指揮兩司難以同在一路於措置盜賊及防秋等事皆有相妨臣合與不合依元降指揮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萬一朝廷有防秋警急事宜速欲得孟庾韓世忠班師赴行在及孟庾韓世忠體朝廷之意逐急將荆湖盜賊曹成李宏劉忠等逐項剿寇量行措置便將職事交割與臣緣臣見今軍馬單少錢糧闕乏無防秋之期已迫全無未有指準昨具奏乞差撥錢糧雖蒙朝廷摘那應副後來佗司占留及朝廷改差並未嘗拘收到一人一騎雖蒙朝廷降下許撥錢糧只是數目未有可以指擬支撥去處若非特降指

奏議卷之三十一
三
揮依臣近奏所乞存留岳飛一項人兵且在本路駐劄措
置群盜及將朝廷已撥到軍馬更不改差及不許佗司占
留盡數撥還并臣續踏逐到胡友毛佐兩項人兵特賜差
撥貼成元降指揮二萬之數委是軍馬單少不足以防秋
捍制盜賊及撫會近降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將來班師
日應干錢糧銀絹祠部官告等除量度合用數外盡數椿
留撥付本司依臣近奏乞更賜約束不許別作名目占破
及以羨餘爲名獻納朝廷盡數充撥本司支用如是餘剩
數目不多支用不足若不於江西轉運司隣近州郡支撥
應副目前支遣委是錢糧闕乏不足以贍養軍馬竊緣招

補盜賊控扼要害之地分布防秋以軍馬爲先養贍軍馬
以錢糧爲急臣今將節次所准朝廷降到指揮及乞差撥
軍馬錢糧朝廷已未應副數目及荆湖見今盜賊人數逐
一開具聲說在後伏望聖慈詳酌逐項事理明降處分施
行謹具下項

一本司節次被受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降到聖旨指揮
尚書省劄子孟庾韓世忠總率大兵由袁洪州前去
湖南措置盜賊今來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前去
之任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奉聖旨令李綱
將帶軍馬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經過州郡前去

之任

樞密院劄子勸會曹成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廣東兵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奉聖旨令李綱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

樞密院劄子孟庾等申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合從李綱措置自不相妨奉聖旨劄下逐司照會

樞密院劄子勸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之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便可赴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

契勘臣自置司以來被受朝省劄子降到聖旨並令由廣東前去之任蓋緣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同在一路諸事相妨及朝廷方以重兵委孟庾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故每降指揮必令臣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所降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臣更不經由廣東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今據諸處關報曹成見在全邵等

州與岳飛相持元未招撫了當其餘盜賊劉忠李宏雷進
楊華楊么卽鍾相殘黨鄧裝彭鐵大等亦未曾招捕了絕
孟庾韓世忠近方自吉州發遣軍馬前去湖南措置臣若
徑往潭州之任其兩司同在一路委有妨礙又聞潭州見
有李宏馬友之變未見的確因依非輕重兵難以彈壓伏
望聖慈詳酌事宜令臣依累降指揮且往廣東措置或在
虔吉間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一本司被受尚書省劄子許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
書一事件內一須踏逐差兵二萬人尋行踏逐奏乞

差撥及蒙朝廷應副人數

辛企宗下人兵約四千餘人

閻臯下人兵約一千五百餘人

朱師閔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郝晟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李山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朱師閔軍馬見在神武中軍
使喚郝晟人兵已降指揮差充孟庾親兵李山見差
出幹事外辛企宗閻臯舊管人兵除已隨孟庾韓世
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並依所奏撥與

李綱使喚本司尋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依聖旨指揮差撥得回文但稱已節次起發往荆湖南路並不曾差到竊緣臣昨係往廣東撫定州縣故所降指揮辛企宗下入兵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差撥與臣使喚今來臣依近降指揮取徑路往湖南潭州之任所有辛企宗閻臯下兵合盡數撥赴本司伏乞特賜指揮

岳飛下入兵約一萬餘人

韓京下入兵約一千餘人

吳錫下入兵約一千餘人

吳全下入兵約七百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除岳飛已召赴行在外韓京吳錫吳全下入兵候隨逐岳飛討捕曹成了當日撥付李綱使喚尋劄付岳飛照會差撥未有回報間續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令岳飛將帶本部并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劄本司近已具奏申明荆湖盜賊招捕全未見次第韓世忠岳飛兩項重兵名將一旦盡去竊慮群盜益無忌憚勢必猖獗乞令岳飛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及將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依舊撥還本司充防秋使

喚伏乞特賜指揮

張忠彥下人兵二千餘人

杜湛下人兵八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許從本司勾抽使喚其張忠彥人兵多係冗濫朝廷見劄付臣有痛行沙汰指揮本司遣使臣往廣東及岳飛處根尋未有回報不知存在去處杜湛下元係蔡州將兵止係二千餘人隨逐程昌禹前來鼎州又招安到彭筠下五千餘人已係本路指揮防秋人數兼鼎州見有盜賊難以全行勾抽目今湖南道路不通差人前去勾抽未得伏乞照會

契勘本司陳乞九項人兵蒙朝廷應副五項及別差到杜湛張忠彥兩項軍馬內辛企宗關臯下人兵係福建等路宣撫司占留未曾發遣歸京吳錫吳全三項係朝廷改差其杜湛張忠彥兩項見行勾抽未得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許差二萬人數除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見帶隨行外其餘累次奏請並未曾得一人一騎目今湖南盜賊衆多防秋已近深慮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一本司初置司日蒙朝廷降到激賞錢銀及依呂頤浩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歲計錢米都數及本司陳乞於

江西隣近州郡支撥錢米應副日下支用數目尚書省劄子於福建路轉運司支錢二萬貫充沿路些小犒設支用見已支到於降賜庫收掌支用尚書省劄子於吉州權貸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充激賞支用累移文權貸務但稱闕乏至今並未曾支到尚書省劄子降下申請畫一內一項依江東安撫大使例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充一歲支用緣本路州軍累經殘破全然闕乏雖已差官於廣南東西路剗剗緣道里寫遠目下無以應副支遣乞候依近降指揮於孟度處交割剩錢糧如數目不多支用不

足即乞許臣於江西轉運司及筠袁虔吉州先次撥米五萬碩錢十萬貫應副目下支用庶幾臨時不致闕誤伏乞特賜指揮

尚書省劄子本司奏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將來班師日將餘剩錢糧及以前朝廷降賜及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度牒官告等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奉聖旨令孟度韓世忠撫定荆湖南北路盜賊班師日量度合用數外盡留與李綱劄送本司施行緣福建等路宣撫司已有指揮催促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班師在近其上件餘

刺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乞特降約束令不得別作
名目占破及以羨餘獻納朝廷盡數撥付臣充經理
荆湖之資應副軍期支遣伏乞特降指揮

契勘前項財用並是指準的確合用之數除福建轉運司
應副到錢二萬貫文外所有其餘數目若非朝廷特賜緊
切指揮深慮只成虛文有誤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
賜施行

一本司據福建等路宣撫司及湖南北路諸處申探報
荆湖南北兩路見今盜賊人數及作過去處
曹成約有十萬餘人自道州侵犯賀州及封連等州

為岳飛殺敗見今分作數項在全邵州武岡軍道
州永州等處屯泊作過即未曾就福建等路宣撫
司招撫了當

馬友約有十萬餘人元占據潭州分撥徒衆於外縣
及衡州等處就糧近為李宏殺併目今徒黨為李
宏招收者依舊團聚潭州及不伏招收之人四散
虜掠作過

劉忠約有三萬餘人元在岳州平江潭州劉陽等處
據險出沒作過近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大兵到來
聚集舟船於岳州君山屯泊訪聞曾遣人至福建

等路宣撫司願就招撫緣本人自知罪大不赦決
難保信

李宏約有一萬餘人元係馬友下統制官引兵叛去
占據岳州近聞與潭州通判張揆合謀殺戮馬友
併其軍馬未見指實因依見在潭州

楊華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及潭州益陽縣界出
沒作過

雷進約有八千餘人見在鼎澧州及潭州界上出沒
作過

楊么郎約有五千餘人見在潭州界上出沒作過

鍾相殘黨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澧州界上出沒
作過

鄧裝約有三千餘人見在郴連州界上出沒作過
彭鐵大約有數千人見在桂陽縣界上出沒作過

契勘前項劇賊十餘頭項衆數十萬皆是累年占據湖南
州縣作過之人其餘不得名字於洞庭青草湖藏泊出沒
作過及諸處小盜千百為群不可勝數今來福建等路宣
撫司承朝廷指揮催促措置竊慮非旬月內所可了當若
便行交割與臣非得岳飛一項軍馬於本路駐劄同共措
置及臣累奏踏逐人兵特降指揮盡數差撥湊足元降畫

一指揮二萬之數實難以招捕前項盜賊及措置防秋等
事深恐決致誤事伏望聖慈檢會臣近奏特降睿旨施行
右謹錄奏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三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七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劄子准樞密院七月七日劄子
勘會已差撥兵馬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付李綱使喚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星夜前去之任劄送臣疾速施行
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吉州兼程前去湖南之任外須至
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蒙朝廷降下畫一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
例踏逐差兵二萬人已差到任仕安下人兵共計二千七
百餘人辛企宗下人兵三千三百餘人郝景下人兵二千

八十餘人已上共計七千九百餘人外准樞密院劄子撥到見在湖南屯駐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方行勾抽取問人數未到問續准樞密院劄子令岳飛將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前去江州駐劄却令臣於程昌禹下勾抽杜湛人兵八千餘人及勾抽張忠彥下人兵四千餘人使喚已上通約計二萬餘人緣杜湛人兵只係二千餘人并近招收到彭筠兵五千餘人通約計八千人據程昌禹申鼎澧州見今有鍾相楊華殘黨出沒作過別無兵將可以捍禦乞存留依舊使喚契勘鼎澧州係湖北要害去處上件杜等兵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兵見在廣東福建等路

實撫司及岳飛勾喚並不前來臣累行移文前去亦不報應見委廣東經畧安撫使向子諲前去措置外其杜湛張忠彥下人兵乞朝廷特賜豁除或別承差使不充二萬人之數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已係先降指揮撥隸臣本司後來續降指揮令隨岳飛前去江州駐劄今來岳飛已蒙朝廷依舊存留湖南路駐劄更不前去江州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却合隸臣本司臣除已劄送逐人照會外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施行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

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祇受
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日至衡州茶
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
俗於遐方叨將明命觀天人之文於祕殿復與清班惟寵
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謝竊以
荆湖之輿區寔爲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
承平爲一都會屬夷狄之倣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
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
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

於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
慮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解
藥扶持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揠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
遺舊物付以分閩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隆名中使來臨載
傳溫詔匪頒下逮祗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
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
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禮道應時明
原青以定是非本何心於用舍脩政事而攘夷狄蓋有意
於翁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
漂淪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

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差使臣管押呂直等軍馬依舊付本司使喚奏

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李綱係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
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者候
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致後時四月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應干合行事件並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
所得指揮施行臣恭稟聖旨參照呂頤浩畫一陳乞內一
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內乞差辛企宗下兵四千餘人
隸本司使喚續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辛企宗舊管人兵

內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
軍兵依所奏撥與李綱及令孟庾候起發日將郝晟一軍
盡數交與李綱應副使喚尚慮兵輕闕人奉聖旨令孟庾
韓世忠候李綱到湖南新任據抽差過辛企宗元管人馬
盡數撥與李綱應副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尋行下辛
企宗契勘昨於福州承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劄子權
差過官兵二百一十四人馬三十疋差將官李守恭使臣
何廣馬俊管押前去又於建昌軍承福建等路宣撫副使
韓少師劄子令提舉董觀察權於軍中差撥過使臣弓箭
手王琪等七十五人馬七十五疋將帶前去湖南措置盜

賊又於撫州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叅政鈞旨差本軍統領官呂直權於軍中及衛兵內差撥過官兵共六百四人馬三十一疋已上共計抽差過兵將八百九十三人馬一百三十六疋累行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元降聖旨指揮盡數撥還並不關報訪聞上件兵將係孟庾差充親兵統制官姚端說諭前項兵將陳狀不願歸辛企宗部下契勘辛企宗交割軍馬之後爲患在假見在吉州將理已乞官祠尋醫不在軍中亦已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照會勾抽前項人兵近據回報却稱爲有馬支下潰散人兵見在筠袁州作過差呂直李守恭等前去招捕請一面自行

勾收尋差使臣齋文字前去勾收呂直李守恭等赴臣本司充親兵使喚據統領官呂直等申今月初十日准宣撫叅政相公劄子紹興二年八月十日准當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申昨自福州節次差到呂直等八百五十五人作親兵使喚乞不許諸處差取右奉聖旨依所乞令孟庾將帶呂直等前來此行在劄付呂直更不須前去招捕盜賊臣契勘呂直李守恭人兵元係辛企宗下所管軍馬節次爲福建等路宣撫司抽差前去依六月內聖旨指揮合盡數撥還臣本司使喚今來孟庾却作昨自福州節次差到親兵使喚及不許諸處

差取並不聲說元係辛企宗下人兵合撥還本司之數致
朝廷不見得上項因依依所乞令將帶赴行在竊緣前項
人兵係是於辛企宗下摘那精銳軍馬前去其所存留人
兵并效用使臣類多冗濫見行揀汰非得呂直等撥還臣
本司難以復成一軍緩急何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候孟庾到行在日令樞密院差近上使臣管押呂直李守
恭人兵依元降聖旨指揮付臣本司使喚施行庶幾朝廷
號令必行所係不細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

借奏狀

係為本路科借不均乞行
下止隨田畝多寡均定

右臣自入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戶凋零田土
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
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為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皆科
敷民間應副錢糧次數既頻無可供應上戶類皆逃移往
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戶出賣產業淨盡
猶未足以應副須索是致人戶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
行體究州縣科敷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
色並依人戶等第依稅錢每貫合出若干印榜曉示本路
監司申明乞於田畝多寡定科敷之數聲說不明遂致官
吏因緣為姦大拋虛數種種作弊且如軍期不得已而取

於民當擬合用之數於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錢一萬貫米一千石逐州拋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司約度拋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拋大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不照用行下之數却於田畝上割自稽起錢糧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石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碩衡陽縣令

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斛一縣之田約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碩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敷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戶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於合納人戶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貧下戶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稅交收皆有文曆難以作弊其科敷之數以軍期急迫爲辭類皆不置赤脣亦無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與人吏通同作弊侵漁搔擾莫甚於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及岳飛并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

民力安得不困臣見痛加止絕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須未
納人戶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須並行住罷如
有軍期急闕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
却令州縣依法於省限內催理正稅其以前科敷之數依
去年明堂赦文許於正稅內尅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
官吏續具奏聞乞重寘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
陳行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令應干科須並先會計合用
之數於逐州總計田畝上均敷即不得虛拋大數及於田
畝上別行椿起錢糧之數庶幾民戶漸次復業得被朝廷
實惠天下幸甚
奏議三十三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四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
馬奏狀

臣契勘七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二日劄子奉
聖旨令岳飛且在湖南等路措置追捕盜賊候稍息日別
聽指揮續於八月初五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五日劄子
岳飛依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專聽李綱節
制臣已劄下岳飛遵稟聖旨指揮回軍前來本路駐劄未
到間今據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樞密院將領韓京申得
岳飛公文八月十一日准八月五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

奏勘會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今據岳飛奏
曹成賊衆並已破滅招收淨盡湖南二廣別無曹成潰賊
兼韓世忠大軍已到潭州撫定李宏馬友人兵及已破劉
忠大寨所有岳飛合依先降指揮前來江州駐劄右奉聖
旨令岳飛依先降指揮立便起發前來江州駐劄申本司
照會臣竊緣本路盜賊全未衰息韓世忠雖破劉忠大寨
其劉忠見在岳鄂間據胡家寨招集潰散軍馬已及五千
餘人馬友潰散人兵見有數頭項各數千人在潭州邵州
界上等處作過近撫韓世忠下提舉一行事務董收申已
接引到王方一項人兵三萬餘人及曹成下人兵七萬餘

人見在辰沅等州有公文情願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
非晚起離辰沅州欲自邵州入衡州前去江西路追趕福
建等路宣撫司公參緣董收只帶親兵三千人見在邵州
欲接引招撫曹成王方十萬之衆竊慮難以彈壓其曹成
素來狡獪必謂福建等路宣撫司既已班師岳飛人兵未
到臣所將兵人數不多本路別無重兵故以受董收引接
為辭漸復南來有窺伺湖南及二廣之意萬一猖獗委是
難以支吾兼楊么下賊黨亦係數萬人見據洞庭湖水寨
周圍一千餘里見今出沒於潭鼎邵州界首作過其餘盜
賊如鄧裝彭鐵大楊華雷進鍾相殘黨等依舊占據巢穴

奏議卷之三十四
二
侵犯州縣未曾討捕今來岳飛却稱曹成賊衆已是破城
招收淨盡荆湖二廣別無曹成潰散賊馬李宏馬友入兵
及劉忠並各了當合依先降指揮前去江州駐劄委是故
違詔令不肯前來欺罔朝廷別取指揮兼臣本司亦未曾
被受前項聖旨指揮竊慮既令聽臣節制朝廷必須行下
臣本司體究岳飛所陳是與不是着實方降處分萬一詔
令果是已改不敢再三紊煩朝廷只乞存留韓京吳錫吳
全三項軍馬依舊撥歸臣本司使喚庶幾多方措置彈壓
自前曹成劉忠楊么等十數巨寇及爲防秋之計若更不
蒙朝廷應副韓京等三項軍馬委是見在兵數單弱難以

存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存留韓京吳全
吳錫三項軍馬速賜指揮施行今開具臣本司見管人兵
數目下項

任仕安下元管二千七百餘人一百餘人爲福建等
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一百餘人在路
逃亡死損見在二千五百餘人

辛企宗下元管四千餘人九百餘人爲參知政事孟
庾帶充親兵前去不曾撥還四百餘人爲福建等
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見在二千七百
餘人

郝最下元管二千八十人近撫申報只有一千六百餘人

已上三項人兵通計六千八百餘人

小帖子

契勘韓京下兵約計一千五百餘人吳錫下兵約計二千人吳全下兵約計二千五百人三項共計六千人并臣本司見管人通計一萬二千餘人依元降指揮許踏逐兵數尚闕八千餘人如岳飛一項軍馬不可抽摘即乞自朝廷別選近上兵官帶所部軍馬付臣本司使喚充填上項人數庶幾不致闕誤伏乞速

賜施行

契勘臣累具奏乞依元數添差人兵累准樞密院劄子撥程昌禹下杜湛人兵八千人及張忠彥下兵四千入付臣本司使喚竊緣杜湛人兵據知鼎州程昌禹申見今鼎澧州盜賊出沒杜湛人兵分布控扼不可摘那其張忠彥人兵據廣東帥臣林適運判章傑申忠彥見在廣州恣為不法雖已被受臣本司劄子不肯發來公參乞差兵將前來彈壓起發緣臣本司見今兵將單弱不可摘那已具奏乞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兵將前去押歸江西舊任此兩項人兵欲

乞朝廷豁除不在臣本司合得兵數之內已累具奏
聞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申
契勘飛近恭奉聖旨指揮收捕曹成賊馬屢獲大捷分遣
軍馬自廣西追趕至廣東連州并湖南界往回數千里今
節次擡本軍諸將申到有逃走官兵四百七十八人下項
契勘使臣效用軍兵見此暑月披帶衣甲艱辛勞苦怯戰
輒敢棄甲或將帶衣甲鞍馬逃走改易姓名別投他軍伏
望朝廷重立賞格通行下神武諸軍并諸路帥臣及逐頭

項統兵官根緝收捉差人押赴飛軍前對眾依軍法號令
所貴帶甲忠勇將士不敢恹恹逃竄小帖子橋契勘本軍
逃走官兵往往輒投他處收留若不嚴行約束無以懲戒
伏望朝廷給降黃榜一道付飛隨軍張掛及乞止絕諸軍
等不得誘引擅便招收本軍官兵右奉聖旨依所乞令樞
密院給降勅榜今檢會諸軍逃走使臣依例立賞錢三百
貫效用軍兵賞錢一百貫劄付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施
行外契勘近來管兵將帥招誘別軍人兵投充本軍使喚
改換名字難以稽考紊亂軍政莫此為甚且如臣本司昨
蒙朝廷於福建等路宣撫司撥到辛企宗一項軍馬於言

州駐劄候臣到來其吉州官吏更不支與口食錢米半月
餘日致令典賣罄盡又方支俵衣賜間撥付臣本司文字
到來更不支給衣絹緣此軍兵皆以爲兩司事體不同致
有逃亡人數衆多體問得係是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
小營寨統領官段恩用銀絹錢帛行招誘及捉到逃軍趙
俊等供通狀稱探問得統領官段恩每名用例物錢五貫
文省銀壹兩絹壹疋招收別軍人兵是致拋下噐甲逃走
前去圖請新軍例物入已使用不期被收後使臣捉獲除
已將趙俊等處斬簽候令衆外尋劄下段恩根問招收本
兵因依及關送韓世忠令根究施行皆不報應今朝

廷雖因岳飛申明逃亡投換之人重立賞格若不收坐權
符招收將領兵官重加典憲終是難以止絕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福建等路安撫司勾追統領官段恩付之有司
根治特賜黜責庶幾少有懲戒仍乞朝廷詳酌立法施行
今具臣本司自吉州以來爲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
營寨統領官段恩招收過人兵共計五百一人須至奏聞
者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
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枷栲州縣

州駐劄候臣到來其吉州官吏更不支與口食錢米半月
餘日致令典賣罄盡又方支俵衣賜間撥付臣本司文字
到來更不支給衣絹緣此軍兵皆以為兩司事體不同致
有逃亡人數衆多體問得係是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
小營寨統領官段恩用銀絹錢帛行招誘及捉到逃軍趙
俊等供通狀稱探問得統領官段恩每名用例物錢五貫
文省銀壹兩絹壹疋招收別軍人兵是致拋下噐甲逃走
前去圖請新軍例物入已使用不期被收後使臣捉獲除
已將趙俊等處斬簽候令衆外尋劄下段恩根問招收本
司人兵因依及關送韓世忠令根究施行皆不報應今朝

廷雖因岳飛申明逃亡投換之人重立賞格若不收坐獲
得招收將領兵官重加典憲終是難以止絕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福建等路安撫司勾追統領官段恩付之有司
根治特賜黜責庶幾少有懲戒仍乞朝廷詳酌立法施行
今具臣本司自吉州以來為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
營寨統領官段恩招收過人兵共計五百一人須至奏聞
者必請賞之治謫不無地獄王剛

臣等乞正李宏禮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逃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
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禮置刑獄枷栲州縣

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
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跋扈恣橫及遣牙兵下
村收捉百姓將遲等剗削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
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
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
忠既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
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
東軍兵不令播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學士
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榜撫諭差
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
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劄送臣照
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武功大夫貴州
團練使李宏皆是北來盜賊侵犯湖南占據州縣內馬友
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
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掙聚錢糧贍養
徒衆不無過惡然實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
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友嘗有不順之語不
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
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

福建寺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
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佗故加之則
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
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既令所及群盜心
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為
群散漫於江湖間虜掠作過雖加招撫徃徃以此為言未
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綱紀既正
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
庫金銀錢米為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裸
露其所得財物盡於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
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
人兵奪門欲出為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
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於忠義若不明正典刑深慮
為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直輒敢干冒天
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右臣契勘軍旅之事以馬為先近年以來金人專以鐵騎

勝中國而中國以步兵當之安能取勝臣誤蒙聖恩委以
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其荆湖路接連荆南襄漢江淮一帶
為東南上流最係控扼要害去處所得兵將數目既已不
多又皆步人萬一秋冬之交強敵至至何以捍禦竊見廣
信路接連特磨道多出善馬可以博易朝廷見委廣西帥
司許中計置收買計綱發赴行在訪聞許中收買到馬數
目頗多見於廣西諸處收養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許中
於買到馬內撥五百疋付臣分下諸軍充騎兵使用仍乞
許臣委官自行收買庶幾軍容稍振可以捍蔽一方不敢
言事

張忠彥不肯赴本司公參乞依舊歸江西任奏狀
右臣累准樞密院劄子差撥張忠彥一項人兵四千餘人
付臣本司使喚臣累劄下張忠彥令起發前來赴臣本司
公參並無報應今據廣東帥臣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劄子
節文稱契勘本路昨因寇賊鄧慶等作過蒙朝廷差江南
西路副鈐轄張忠彥一軍前來擒捕其鄧慶等已係本路
官兵收捕了當准樞密院劄子立便統率軍馬回歸本路
依已降指揮聽宣撫司節制其張忠彥妄以申審為名並
不遵依朝廷起發兼張忠彥昨在江南西路前後蒙朝旨
令聽揚惟忠張俊李回岳飛節制並不遵依自到本路承

岳飛及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勾喚亦不肯前去今擬張忠
彥公文六月十九日申時准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劄子奉
聖旨令忠彥一行軍兵聽宣撫司節制除已遵守施行外
乞應辦合用錢糧等雖有公文如此聲說其實不肯前去
却稱不曾被受朝廷指揮見在廣州招納亡命郭中復宋
安國宋舉正及袁潭等在其軍中日夜謀議恣為不法愈
見狂勃竊恐別致生事欲乞揀選將佐一兩員精銳一二
千人遣來本路催督押發施行庶幾可以安靜一路小帖
子稱忠彥所為不法視州縣官吏以為仇讐今來所陳若
稍漏露必致生變害及一方伏乞密切施行忠彥每聲言
欲自潮惠入閩中今來乞差兵將令自循惠前來庶幾可
以折其姦謀亦乞照會臣契勘張忠彥前後被受朝旨令
聽諸處節制並不受命令來撥付本司使喚亦是不肯前
來兼臣本司見今兵將單弱難以抽摘前去彈壓其張忠
彥元係江西路副鈐轄欲乞朝廷密切行下江西安撫大
使司差撥可以倚仗兵將自循州惠州前去押發忠彥回
歸江西舊任庶幾廣東可以無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
酌施行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於江西路隣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
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爲盜
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湏物力匱乏難以再
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
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
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
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
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
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
級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
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實難禁止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司去廣西出產海
鹽地分計置煎鹽於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
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船脚力般運前來本
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
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朝廷以為有侵權貨務之利即
乞依廣東鈔鹽體例於權貨務入納鈔面錢即於鹽法並
不相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四

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五

彈壓遣發董收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出
界奏狀

契勘臣遵奉聖旨統率一行軍馬前來潭州之任近到本
路衡州節次據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
路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收申依准福建等路宣撫
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前來衡邵辰沅等州措置招收
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其王方下計二萬人曹成下計七
萬人自邵州取衡州路前去江西赴福建路宣撫司公參
已關報經過州縣排辦錢糧草料應副到來支遣外申乞

更賜催督等事臣契勘董收所申招到上件人兵數目浩
瀚兼體問得董收下隨行親兵只計二百餘人并自衡州
邵州一帶州縣並皆殘破官司倉庫匱竭人戶累經糾率
委是困乏尋劄付董收照會將招收到曹成王方兩頭項
人兵逐一揀選內有老弱不堪之人並行措置放散外開
具的實人兵數目供申續據董收申已行下王方曹成等
將老弱不堪之人山路放散及到邵州親自揀選除放散
外王方下實管四千六百餘人曹成下實管一萬六千餘
人并老小輜重不下數萬人聲勢差大緣本路衡州及郴
永等州軍兵稀少竊慮上件人馬來來難以彈壓及據本

路監司州縣并衡州父老節次申乞本司留候曹成到來
遣發出界保全一路臣統率一行人馬遂且於衡州駐劄
彈壓遣發自茶陵縣出江西界及那撥錢糧應副支遣至
八月二十八日據修武郎齊拱引領到王方下統領將佐
使臣效用人兵等到衡州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
去又至九月初八日據董收引領到曹成下統領統制將
佐使臣效用人兵等到衡州亦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
離前去續據安仁茶陵縣申其上件兩項人兵並已出本
路界去訖其逐項人兵經過衡州合用錢糧草料等並係
臣親在衡州彈壓將本司人兵錢物那撥支給應副遣發

郎不曾就人戶科敷須至奏聞者

收降到馬交下潰兵步諒等奏狀

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八月十五日關勘會
筠袁州管下有李宏馬交下逃避人兵本司尋差官前去
招喚去後今據取到武翼郎閣門祗候荆湖南路副總管
司統制軍馬郝通狀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差到武功大
夫高州刺史裴淵齎到使司黃旗榜文前來招喚訖外開
坐郝通乞給降付身等因依勘會本司累奉聖旨指揮催
促發赴行在并已差內侍宣押見逸邇進發外關送臣本
司照會措置施行續據探報有馬交潰散人兵統制官步

諒等將帶人兵二萬餘人侵犯潭州醴陵瀏陽衡山攸縣
等處衝突入遂縣放火殺人擄掠作過賊勢猖獗臣本司
差使臣戴友端等齎朝廷降到勅榜黃旗并本司榜文前
去招撫其步諒等於衡山縣界吳集市創成硬寨栽埋鹿
角建置木柵將吳集市左側民居盡皆焚蕩差發人兵四
散擄掠全無肯就招撫之意臣自衡州彈壓曹成軍馬了
當移司前來衡山縣措置差本司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
安武功大夫康州刺史王俊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吳
錫統領官馬準陳照湯尚之等統率將佐軍馬前去招捕
據武顯大夫本司統制官任仕安申今月十九日承准使

司指揮統率一行將佐人兵往衡山縣吳集市措置招捕
步諒下人兵仕安等整齣將帶所部軍馬連夜渡江直抵
步諒寨前分布軍馬四圍圍掩其賊人等播鼓發喊拽出
人兵抗拒闖敵仕安等率勵將士用命向前衝突掩擊其
步諒等知勢力不敵出頭馬前情願乞降仕安遂收斂軍
馬相對劄寨節次追喚到以次首領曹立韓海夏汎等同
步諒前來軍中勒令賊兵解甲放釋器仗將老小拽出寨
外一併管押前來公參有日前出寨打擄人兵差統領官
陳照湯尚之等四向招收別具供申臣已行措置將步諒
等逐頭項人兵棟選強壯堪披帶之人結成隊伍撥隸諸
統制官下使喚內有不堪披帶堪執後人輜重火頭祇應
其老弱疾患不堪執役情願逐便之人及驅擄到士民婦
女並給公據放令逐便外契勘一行統制統領官將佐軍
兵等委是向前用命立到功效之人臣見開具姓名等第
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小帖子

契勘馬友下潰散人兵見有一項首領王進王俊等
近五十餘人在湘鄉寧鄉等縣屯泊作過已差使臣
前去招撫未肯聽伏又有一項李宏下人兵元係解
元統押自水路前去至岳州潰散見在瀏陽醴陵作

過臣已選差軍馬分頭前去招捕續具奏聞次
契勘今來招撫到馬友下統領官步諒等人兵弁老
小近二萬五千餘人除揀擇放散外可得強壯堪披
帶兵六千人已分隸諸統制官下結成隊伍使喚所
有續招收到人兵候見人數即行措置團結成軍分
布使喚別具奏聞次伏乞照會

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么奏狀

契勘荆湖南北路土賊見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王盈
等各據巢穴出沒作過數內楊么見今擁衆數萬人在湖
南兩界東至岳州西至鼎澧州南至潭州北至荆南府幅

員數千里悉為盜區近來再陷澧州侵犯荆南府松滋等
縣及於鼎州一帶及潭州益陽湘陰等縣作過於群盜中
最為猖獗體訪得楊么元係鍾相殘黨以妖術鼓惑愚民
其立說謂從之者無稅賦差科無官司法令愚民樂從而
又孔彥舟馬友劉超彭筠散亡之衆盡入其黨以故人數
衆多占據此已後缺

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解舍奏狀

此篇缺前一段止
存狀尾一十九字

第修葺製造度牒假以歲月漸見就

緒謹錄奏聞

乞將鼎州依慶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馬

盜賊公事奏狀

右臣據知鼎州程昌禹申本州贍養軍兵幾及萬人緣盜賊作過調發兵馬四向討擊錢糧委是關之本路並無漕臣應副澧州既已殘破辰沅靖州自來係鼎州應副即無錢米可以那移目下只是於本州收拾些少錢糧應副軍兵食用委是急關竊恐別致生事臣已逐急於本司攢那錢三萬貫差官齎付程昌禹處應副支遣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更自朝廷量與應副施行仍將鼎州依夔州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程昌禹就選節制謹錄奏聞

小帖子

臣契勘湖北安撫使係在鄂州去澧州并辰沅靖州遠者二千里澧州已係殘破去處及辰沅靖州皆係深入溪洞州軍自來係聽鼎州節制其鼎州係帶一路兵馬鈐轄若令依夔州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令就近節制責以平賊於本路帥臣自不相妨委是利便伏乞聖察乞差楊晟惇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本司九月十五日據承信郎權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緝捕使臣王蠲狀稱昨隨本司官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

點刑獄吳珏在全州管下被曹成潰兵劫虜道路不通本
官病患自廣西州縣間道前去荆湖北路至桂州興安縣
其所患加重於八月二十三日身亡蒙本官宅送出本司
銅印一顆係提刑吳珏存日封號令緝申所屬交割緣本
司簽廳官并吏人等昨為曹成潰兵劫虜之時走散不知
下落兼湖北轉運司亦不知見在去處申乞差官權管湖
北提刑司職事以憑齎印前去交割施行本司勘會湖北
路鼎澧等州管下見有楊么等盜賊數火作過萬數浩瀨
其提刑司不可闕官措置尋契勘中奉大夫直秘閣前提
舉荆湖北路香鹽楊晟惇見在靖州本官曾蒙朝廷除提
舉香鹽官風力強敏請曉湖北事宜除已逐急差楊晟惇
交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印記職事權行管幹外敢望
聖慈特降睿旨早賜差湖北路提點刑獄官立限令起發
前來赴任如朝廷銓量審問見得晟惇可以充上件差遣
亦乞賜差委所貴一路速得監司可以倚仗協濟須至奉
聞者

小帖子

契勘楊晟惇本貫靖州諳熟湖北事宜昨來吳珏自
承朝廷指揮改路之後更不曾前去湖北路界外措
置蓋緣鼎澧岳鄂等州例皆殘破本路監司往往惇

於巡按逐州只在遠處行移致一路事無人協力與
州縣料理見今並無監司益見委靡不振所乞朝廷
審量就差揚晟惇伏望睿旨特不拘礙近降本貫指揮
乞下鎮撫使令有寇盜侵犯鄰鎮合出兵迭相應

接奏狀

據中衛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
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荆南軍府事解濟申准使司
劄子要見襄州目今事宜契勘本鎮近承德安府復州漢
陽軍鎮撫使陳待制差人齎到蠟書稱叛賊桑仲餘黨李
穰與知隨州李道於六月十三日部領襄隨鄧郢州所管

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前來攻圍本府乞差軍
馬應援潛契勘襄陽係與本鎮鄰接恭依分鎮詔旨惇睦
隣好兼近承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坐奉聖
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緣李橫已承朝旨差權
主管襄陽鎮撫使遂移牒襄陽鎮撫使李橫遵依朝旨拖
行去後今月初八日承德安鎮撫使陳待制關報八月十
九日李橫人兵攻打城壁被城上守禦軍兵民等併力捍
禦關敵殺退於當夜遠遁前去及捉到李橫隊內牙兵王
貴一名言說李橫待到襄陽歇泊後却領人馬來郢州就令
去荆南厮打除已措置隄備外申本司照會須至奏聞者

右臣竊詳朝廷分鎮詔旨惇睦隣好及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蓋謂諸鎮平時無事
不許擅自出兵相加如係有盜賊攻圍理宜互相救援今
來襄鄧鎮撫使李橫叛逆擅自出兵攻圍德安府以蠅書
求荆南應援解潛却稱上件指揮不敢出兵竊慮有失元
降詔旨之意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申明元降指
揮之意行下諸鎮庶幾協力應援可以捍禦外寇謹錄奏
聞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臣契勘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具錄奏聞為臣本司差統制

管任仕安等統率一行將佐軍馬於衡州衡山縣界吳集
市脅降到馬友下貴兵統領步諒等赴臣本司公參外有
日前出寨往衡州安仁耒陽等打虜人兵總轄官安鎮羅
忠等二千餘人未曾回寨本司分遣統領官陳照湯尚之
兩項軍馬取徑路會合前去追襲招捕如敢拒抗即乘機
掩殺取令淨盡不管稍有走透今據陳照湯尚之申統領
軍馬前去捕安鎮等內陳照統兵至衡陽縣界地名黃田
嶺遇賊五百餘人各着異色衣服執持器械分頭前來衝
擊照躬親分撥人馬四下向前迎敵至酉時殺散賊衆除
殺死并重傷外活捉到正賊二十餘人就便解送湖南提

刑呂社交收湯尚之統兵至離衡州五十里地名靈泉鄉
逢賊五百餘人各持槍杖軟纏着綵色衣服殺人放火虜
掠鄉民尚之躬親統率將佐官兵掩擊其賊分布前來拒
敵兩時辰殺賊退走追襲殺死賊徒大半及生擒到一十
九人亦解赴湖南提刑呂社交管訖照與尚之在安仁縣
會合准使司機宜謝朝散牒探報賊人大段侵犯耒陽縣
管下作過遂各統兵同共前去追襲自安仁縣徑入小路
追從來陽縣界內名赤土塘又復入高亭大路係通桂陽
監郴州耒興縣入廣南路口慮恐侵犯逐處作過遂領兵
從徑路迎截至地名苦竹逢賊三百餘人當時說諭招收

各不肯聽伏前來拒敵照與尚之統兵掩擊殺退賊衆黏
蹤追殺至當月二十八日巳時又有賊馬五百餘人在地
名鴻鶴村放火殺人虜劫作過照與尚之分布人馬前去
對賊說諭招收依前不伏前來迎敵與官軍兩下交鋒鬪
敵至晚除殺死并斫到首級外生擒到賊徒八人解赴提
刑呂社交管照與尚之擁兵追襲勦殺至當日戌時其賊
首安鎮程忠勢窮不敢再戰遣人前來迎軍告降照等差
使臣劉榮唐慶前去引喚到安鎮程忠一行人兵於十月
一日到本軍並已管押赴本司公參訖臣已將被虜脅從
及老弱不堪披帶人願逐便者盡給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堪出戰人共一千三百餘人並撥隸陳照湯尚之管轄結成隊伍聽候使喚臣契勘統領官陳照湯尚之一行將佐軍兵等用命與賊鬪敵屢獲勝捷又能收降賊首等數人管押前來並無走透實有功效臣見取索的實立功官兵等第姓名開排別具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五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據左武大夫泰州刺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吳錫申准宣撫使司劄子使司契勘馬友下潰散統領王進等五千餘人在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虜放火殺人作過先係韓少師并提刑司差人前去招安一向遷延不即前來公參近有一頭項三百餘人以受招安為名前來潭州江西岸道林寺屯泊緣使司在衡山縣措置步諒人馬未到州間却陰與潭州城內已前招到人兵通謀表裏相應誘引城內人兵數百人出城前去

歸隊一夜乘船直抵城下意在背叛作過劫取錢糧當被
使司先差往潭州彈壓統領官李建覺探得知領兵射回
賊船其賊連夜走歸七星寨合大隊依前公路殺人放火
據州縣申到賊勢大段猖獗合行招捕劄錫仰將帶統領
官李建馬準焦元等各統所部軍馬齎使司榜文前去招
捕至十月初十日過大瀉山瀉壠莊逢賊五百餘人於兩
山埋伏被本軍將官哇貴差白旗子緝探得知領兵從四
山並進掩擊賊兵奔走入七星寨錫遂帶領一行軍馬前
去追襲當日晚離七星寨十里下寨先差效用李青齎使
司旗榜前去招撫錫即便擁軍於十一日絕早到七星寨

口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其
王進等走往蔡塘恃守山險占據地利劄立硬寨錫遂領
衆兵直抵賊寨分布高山四面圍掩其賊無所逃遁勢力
逼道方據李青於賊寨內將引到提轄徐彥出來報覆稱
王進等三千餘人願就招降錫為先准使司指揮如賊意
願就招降即不得恣行勦殺當時遂遣統領官李建焦元
馬準與將官哇貴許權直入賊寨諭以禍福其間尚有引
衆勢奔考韻無此字江右方言抗上声持也槍刀不受招降之人遂指令軍
馬圍定寨門收捉對衆處斬號令彈壓賊衆盡納器械錫
即時管押所招降到王進等并老小赴使司公參訖所有

奏議卷之三十一
一行將士等委是用命向前圍下賊衆賊徒知不獲免哀
鳴乞降不欲殺戮實有勞效伏望詳酌特賜保明申奏乞
朝廷推賞施行須至奏聞者右所據統制官吳錫前項申
述臣除已一面勘會立功人等第詣實別具保明申奏外
所有招降到王進等一行人兵臣已措置揀選將老弱不
堪披帶執役及被驅虜人給據放令逐便外其強壯堪披
帶人並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訖所有王俊等領一千餘
人卽次探報見往邵州界作過臣已差統制官吳錫等再
領軍馬前去追襲措置招捕施行

按發張揆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據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揆申自靖康元年卽
次於本州置到宅子兩所房錢五貫并於湘潭縣置到田
土及於孤遺買到莊子通共四處委是妨嫌申乞詳酌依
條對換一別州通判理到任月日或令揆折資罷任施行
臣契勘權潭州通判張揆於本州既有物產委有妨嫌合
行罷任已劄本官依所乞罷任外體問得張揆元係修職
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傳雲差
揆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
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
為不法以科敷為名百端搔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去又

奏議卷之三十六
與林之間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潭等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廓等名目置買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羸落取受及與林之間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姦賊狼籍罪惡貫盈臣已勾追張揆林之間張傑等枷項送所司差潭州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轉運判官王淮監勘追干連證佐人等根勘情節續具案申奏外須至奏聞者

乞宮祠奏狀

若臣昨准告命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內外

官司不得收接文字臣以閑廢之久早衰多病不敢輒當委寄之重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傳宣降賜敦遣疾速赴任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衝冒暑熱得痢瘡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龜勉究心職事以圖尺寸之效少報大恩而臣憂患之餘疾病交攻志慮凋落動輒遺忘深恐無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數千里冒暑遠來到本路已及三月餘日仰體朝廷德意罷去科須拊循凋瘵民漸歸業遣兵將降到馬友下潰兵除放散外得強壯近萬餘人分隸諸將措置防秋亦漸就緒目今湖南路別無大段盜賊境外亦無警急探報即非有所

規避特降睿旨依舊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別選能臣付以四路重寄使臣得就閑散尋訪醫藥庶幾未先犬馬以贊溝壑異時蒙被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推勘張揆等不法奏狀

本司先體訪得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揆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傳秀差談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間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為不法以科敷為名百端搔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

去又與林之間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潭等縣買置田宅假託唐暉孟郭等名目買置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羸落取受及與林之間收到諸處空名官各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姦賊狼籍罪惡貫盈本司已將逐人枷項送所司差左宣教郎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右朝散郎充湖南轉運判官公事王淮監勘本司已具錄因依奏聞及申尚書省照會去後不住催促十月三十日據推勘官李綬及監勘官王淮申勘到張揆入已贓二萬七千八百餘貫紬絹一萬三千九百餘疋林之間入已

賊一萬三千四百餘貫細絹六千七百餘疋所招情犯因
依除已係推勘院具案奏聞外臣契勘張揆林之問等倚
賊為姦作過累年前後侵盜官錢刻剝百姓脂膏賊私入
已不可數計緣經營姦利日久交結小人蹤跡詭秘今來
按發勘鞫其張揆等類以簿書不存證佐亡歿官司難以
稽考臣以潭州盜賊方定人始復業深慮干連枝蔓不欲
一一研窮根究其推勘院止令據目前見在證佐有文字
可以追會者根究勘鞫已見逐人贓數不少死有餘罪外
據林之問李珏通說曾見孔彥舟言揆有勸彥舟據二廣
洞庭不可分付別人之語雖林之問李珏兩人通說一同

緣為彥舟不在揆不招伏獄無從勘揆實跡切謂當時彥
舟敗過已受朝廷恩命忽復反西後背叛未必非揆有以啓
之揆迎彥舟於湘潭縣迤邐同來潭州彥舟反叛官員如
孟郭等例皆被害而揆與之問獨全揆雖以妻妾奉賊名
為驅虜前去其後猶遣人與彥舟通書不絕馬友之來揆
復與友款密假友討擊彥舟之功僥倖改官以除通判仍
權州事洎李宏殺馬友其徒黨盡掠在城公私之物帑庫
一空百姓官吏剝脫衣服悉皆裸露又甚於彥舟初叛之
時友下潰兵四出焚劫作過至今為患未已而揆與之問
坐觀變亂其身與家安然無事生計獨存考其始終變詐

百出陽為任職自立官府其實交結盜賊幸亂樂禍用意不測若非朝廷遣帥提兵徑到潭州折其姦謀則揆與之間倚賊為湖南之害未有已特罪惡實為重大今推勘到張揆林之間等情理巨蠹死罪伏望聖慈察張揆林之間等情理巨蠹特降霽旨處斷施行庶為姦賊之吏不忠於國家者之戒

吳錫申提到李贇等奏狀

本司契勘先有馬友下潰散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潭州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虜放火殺人作過臣尋遣前軍統制軍馬左武大夫恭州刺史吳錫

帶人兵前去措置招捕續據吳錫申部領人兵至七星寨口數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有王進等三千餘人被官兵圍掩無所逃遁並各情愿招降其王進等一行人兵及老小等已押赴本司公參逐一揀選並分隸諸軍使喚臣已具上項因依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續節次據探報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見在邵州界內出沒作過臣再遣吳錫將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掩捕今據吳錫申到邵州賊在地名峯嶺高平等處劄寨去邵州城二十餘里錫遂將帶軍馬於十一月初四日五鼓以來乘賊不備直至峯嶺其賊恃險把定關隘錫鼓勇

一行將士不避矢石取奪到峯嶺關殺退賊徒追趕到高平大寨前有賊一千餘人分兩頭項與官兵接戰相拒至未時以來賊衆大敗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贊收救到老小及被虜人共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除已催促吳錫火急措置黏蹤追襲掩殺取令淨盡外須至奏聞者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契勘昨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占據湘鄉縣七星寨放火殺人出沒作過臣本司差發兵將前去招捕除已招降到王進下人兵外有王俊下一頭項人

真約一千餘人自安化縣走往邵州前去續據邵州申王俊賊馬攻破邵州新化縣發出賊徒四向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本司差撥統制官吳錫帶領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招捕據吳錫申已於峯嶺關高平寨等處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贊并老小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本司已具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再據吳錫申今月初七日追趕賊徒至地名朱溪竹園其賊於山嶺上布陣與官兵交戰移時賊兵大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當陣殺到強壯賊兵三百二十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人除沿路據被

虜家口節次識認外有見在老小三百一十九人及於衆
死屍中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八紙印紙曆子一道請
受券曆一本外有賊徒三百餘人四散奔走申本司照會
除已行下吳錫再發兵將子細根逐王俊的實下落及追
捕散走賊兵外須至奏聞者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契勘臣恭奉聖旨將帶一行軍馬前來荆湖路措置盜賊
於八月十一日入湖南界探報曹成下約七萬餘人受福
建等路宣撫司招安自辰沅州起發前來沿路殺人放火
依舊作過衡永今邵等州人心震恐臣本司差使臣齎文

勝等前去約束及於衡州駐劄彈壓曹成人馬令取徑路
入江西界至九月十六日曹成人馬節次出境了當有馬
夷下潰兵統領步諒等二萬餘人自江西袁州入湖南界
攻破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即時親統一行軍馬前來衡
山縣駐劄與賊對壘夜遣兵將渡江直擣巢穴招降到步
諒等人兵老小共二萬餘人除給據放散外得強壯六千
餘人分隸諸統制官下其步諒下有安鎮等三千餘人先
次出寨前去衡永州諸處打虜作過臣即時遣統領官陳
照馬準等前去招捕除殺死賊徒外招降到二千餘人亦
已措置分撥了當自衡山縣起發前來潭州已於十月初

四日交割職事體問得馬友下潰兵王進王俊等見在湘鄉縣占據七星寨虜掠作過臣即時遣發統制官吳錫等前去招捕除降到王進一頭項三千餘人外有王俊一頭項一千餘人開走遠去續據邵州申王俊犯邵州界內攻破新化縣四散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即時再遣吳錫將帶一項軍馬前去討捕據吳錫申兩次殺死賊徒近一千人生擒三百餘人獲到賊將李寶等其餘殘黨並各走散臣即時行下吳錫須管追襲招捕淨盡又續據吳錫申追襲前件賊徒至全州界殺獲賊徒及統領官榮貴外生擒到統領賊首王俊其餘賊徒七百餘人並已解甲殺降委實淨盡及在江西湖南兩界首屯虜作過潰兵亦已遣發兵將逼逐遠去目今荆湖南路別無潰兵作過民漸歸業須至奏聞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郎都統直祕閣權發遣鼎州軍州事程昌禹申
十一月初三日准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九月
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如本州
縣占恡及不供實收支錢糧報應聽鼎州按劾令佐下人
吏許勾決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乞指揮施行
須至奏聞者右契勘臣本司即未曾被受前項指揮自到
本路累據鼎州申錢糧急闕臣本司昨兼宣撫荆湖北路
理合通融已於十月內逐急輟那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

米一萬碩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
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竊緣本司元被受聖旨畫一
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
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目今約已通及
二萬人數逐月支請錢米浩瀚依元降指揮係通撥二廣
合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荆廣四路各歸帥司即
本司見屯軍馬二萬人只今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
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窘
急目前便見闕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置在
潭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彥舟馬友等屯泊日久劫掠始盡
至於湘陰一縣稅賦幾無人戶可催輸納通計諸縣見存
凋零人戶稅賦不多各係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
忠大軍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見別具
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詳酌前項事理特降睿
旨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錢糧乞令廣
西路那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
廣東西湖南路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
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提刑疾

奏議卷三十七
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干捕盜官會合討捕須管日近
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遂旋具收捕次第申樞密院
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勘先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
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
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友下潰兵首領步
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遂遣發統制
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
馬直擣步諒等巢穴已招降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
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王進王俊等數頭
項於潭衡永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譚

源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臣
節次措置遣發統制官吳錫部領軍馬討捕招收內安鎮
等四頭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奏聞并申樞密院去訖今
來臣本路管內即無作過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鄱
裝彭交接連江西廣南界分出沒及武岡軍管下猺賊接
連湖北出沒未平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
使韓京各率領軍馬見措置掩捕外隣路江西界有馬友
李宏劉忠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么等時復侵犯本路益
陽湘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
應干捕盜官把截捍禦不管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殺招

收了當及見措置招捕盜賊於後須至奏聞者

一已措置遣發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

一本路管內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

衡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

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於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

管下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

司公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

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千餘人見分隸諸軍使

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等三千餘人在衡

永郴州管下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

照湯尚之招捕見陣殺死外於十月初一日招降

到安鎮等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除

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強壯人兵一千六十七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湘

陰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

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王俊不肯受

降帶領賊兵開走外於十月十一日追襲到地名

蔡塘招到王進等三千餘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
驅擄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降
開走劫掠安化新化縣逼近邵州殺人放火本司
再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前去措置計捉續
據吳錫申於十一月初四日在地名峯巒關高平
寨逢賊迎敵殺死四百餘人活捉到將官李贊一
名并老小六百餘人外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
追趕至地名朱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

殺降到強壯人兵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
小六百餘人并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曆
子請受券曆外有王俊等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
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
俊等復聚欲取山口并石限路奔衝永州全州界
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
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
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橫江
設獲副統領崇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
窮力屈乞就招降今招降到一行人兵七百餘人

奏議卷之三十七
五
馬一百餘疋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委
是淨盡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虜情願歸業人各
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百三
十四人分隸諸軍使喚

一隣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掩殺出本路界訖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實
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
領官陳照焦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於十二月初
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逢賊譚深等一千
餘人迎敵殺敗追襲至地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

餘人生擒偽提轄仇青將官王瓊都教頭甯秀徒
伴三百餘人并收救被虜光小等及奪到岳飛蓋
人齋去御前招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
制官姓毛人榜一道黃旗一面其賊並各追襲掩
殺出離本界訖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
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
江西界近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統領
官郝最馬準部兵前去掩捕於十二月初八日襲
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并地名雙塘掩擊殺

死不計其數生擒到次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徒七十餘人奪到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鞍馬等及收救到被虜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走散復入江西路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處斬訖

一見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

一本路

一賊首彭鐵大各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三單團作過

一賊首鄧裝在郴州宜章縣管下見占據莽山剗

寨

一徭人首領楊再興等在武岡軍管下聚集萬衆出沒不常燒劫作過

一隣路見有盜賊與本路接界即今差兵將把截防托

一湖北路賊首楊么占據鼎州龍陽沅江縣管下地分恃水乘船出沒時復侵犯潭州益陽湘陰縣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見有劉忠李宏馬友下潰兵首領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人數時

復侵犯潭州瀏陽等縣作過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

狀

契勘土賊楊么黃誠等占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衆數萬出沒鼎澧潭岳荆南峽州數千里之地爲荆湖腹心之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近來賊寨數出榜文訛言指斥自稱爺爺不奉正朔殺戮招安使臣誘誘近地民戶兇悖不遜大段猖獗若不趁此春冬水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將來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計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

黃誠等寨柵巢穴並在鼎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鼎州止三二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於湖南潭州止與益陽湘陰兩縣接界近淮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指揮節文諸路節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各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鼎州係湖北路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鼎州有兵萬人屢與楊么賊徒見陣慣習水戰見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撥到兵將及新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戰又臣初到湖南計聖上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趁時討捕楊么黃誠平蕩巢穴全藉鼎州進兵臣本司軍兵可防托把截本路界分使

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催促鼎州及早進兵庶幾賊衆有
殄滅之期不至滋漫

已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

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今年八月內到
本路據知鼎州程昌禹申錢糧急闕乞行支撥臣已輟那
錢三萬貫及續於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內支撥一萬碩應
副鼎州外及據程昌禹申錄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潭
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緣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
被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

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闕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廷
報下遂急將本縣苗米除已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及二千
碩般赴鼎州應副張宗元等人兵支用外指留本縣合用
之數有其餘正米六千餘碩并耗米四千餘碩並撥付鼎
州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闕乏乞將益陽縣財
賦盡數支遣應副尋行下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事魏舜
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月所收酒稅牙契并
夏稅折納等錢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本路轉運司及本
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剗刷應副大軍支遣了當今來將
欲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構諸司窠名餘剩豈小係

省錢只可應副得本縣批支土軍鋪兵及過往官兵外只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被賊殘破逃田等數實催二萬五千四百六十餘碩除已支撥及指留外應副鼎州正米一萬六千二百六十餘碩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碩通共應副過二萬五百餘碩節次搬赴鼎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無錢貫可以撥付鼎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年歲終見在酒稅牙契等錢除指留支用外盡數撥與鼎州訖臣已今照對承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宣撫使並罷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一行軍馬支用錢糧浩瀚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

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昌禹申本州屯兵萬人月支米一萬四千餘碩歲計支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碩月支錢一萬五千餘貫歲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縣財賦其闕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於廣南西路支撥不惟鼎州決至闕誤兼湖南財賦窘迫亦難以供贍軍衆所有益陽縣今年冬財賦已盡撥副鼎州外其紹興三年分夏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錢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申先准
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
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
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
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綬指揮爲大
軍起發前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逐急就兩浙安撫大使
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於贍軍回易鹽錢
內充支錢三萬貫文遂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闕事除已

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提使
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
司撥還去後提轉運司申尋按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
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徑撥錢應副支用外
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
契勘潭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
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窠名錢
貫緣本司見應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月不
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乏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
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戶

虜劫幾盡潭州爲孔彥舟馬交州提相繼福建等路宣撫
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
五萬碩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
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剗刷
倉庫科歛疲民公私罄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
錢糧浩濫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
借兌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
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
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工件借過贍軍
回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

奏議卷之三十一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府稍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猺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接劄送荆湖南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臣已備錄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接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須至

奏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柳州與江西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即目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本司差去把截猺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於事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內揀選二

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
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
件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捕楊么
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
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徭賊竊慮廣
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
庶幾不致有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
州縣累經兵火公私匱乏見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
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
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
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徭賊恃山險出沒作過臣雖分遣
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
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
諸軍闕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
徭人作過用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
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
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弓三百張

緣併罷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糴本納納內先次充支納八千匹納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却於建康府寄椿上供納納內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糴買及令韓球於江西上供米內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貫應副支使

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及委吉州通判高公揚計置起發上件納納差本司准備差遣李璵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三箇月餘韓球並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州通判高公揚申承韓球牒稱別無納納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見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於寄椿納納內正行支撥并據准備差遣李璵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恠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

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寬以故韓球挾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允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准江西支撥上件錢帛斛斛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支以支俵今來又逼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爲遵奉聖旨允支應副深恐軍士目緣衣糧欠闕別致生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舊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數寢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爲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隘寨益廣缺人把托於是又盡令押管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恣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假如州縣虐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罷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

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哉議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度今欲望睿斷詳酌創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稱陛下軫念元元之意伏候勅旨十月初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荆湖路帥臣限五日措置聞奏仍下司創送臣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本峒彈壓山獠即無係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州見管添差監

指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峒酋首初以納土補官次則注授差遣遷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條不釐務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鞫磨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度應添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爲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到日方得起發及關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輒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
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
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
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
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
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少支遣浩大又去
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隣緣係湖南古郡
卽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又隸本路帥司若更
聽廣西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駐

劄不惟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
制若一遠戾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
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徭賊出沒并別
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
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
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
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
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
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

事宜並須先在湖南况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
猺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猺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
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
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
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爲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
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
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
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接施行庶幾各路軍政
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宮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於候藩愧無善狀修
香火於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謝伏念臣衰
蓬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功於桑榆之
日蕩穰群盜循撫疲民絕勉百為篋著消埃之效積累多
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
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聞之重
寄還真祠之舊遊有覲面顏尚叨餼廩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
湯克寬之政以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凜雪前非激昂

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
憂國之志

上天申節賀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稽賀者薰風協序炎
德鍾祥紀誕節於亨辰對中天之休運謝恭惟皇帝陛下
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群才期蕩平於逆虜豐年
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
皇之至治嗣寶曆於無疆臣嘗玷宰司外叨真館七星去
國難忘畎畝之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中天啓運賴真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宜高穹之眷
命敢自誕節申祝壽祺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
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
略配乾坤於聖德坐享遐齡併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綱言伏覩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
隆眷祐之休唯聖為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
敷布於湛恩賀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
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
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洽

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歆之敢愬安及郊禋之歲
載新露寢之祠氣肅杪秋日消旣望雲屯移仗雖天步之
尚屯宣室受鑿實帝心之不應臣嘗叨柄任久去天光聞
盛禮之舉行徒深爵躍筵廣庭而稱慶莫效鳧趨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九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
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
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掌蒙眷獎擢真近司雖以罪
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
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慙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
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
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僞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

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
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
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遠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
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
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據形
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
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
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奉救鬪者不搏搢批充擣虛形格
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
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

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
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旣班師屯于武
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
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
總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
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
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
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
辦集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
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

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
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
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
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人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
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
士氣旣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
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
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
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

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
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
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
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
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
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
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
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
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
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

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脛之疾步履艱難
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
勒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
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
臣無任

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具已見陳爲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
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覆載
靡容臣民共憤迺親乘於戎輅用戡定於邊虞卿忠貫神

明慮先著蔡料敵於千里之外制勝於三策之間既攬囊
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
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
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十八日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爲三策捍禦賊馬事特
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
奉十行之細札槩若日星之耀寵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
采深感涕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

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
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
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
病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
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
龜之用顧借筋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齋
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
削平於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悖眷
履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

謀或可績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
臣無任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此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
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入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
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遯逃念茲却敵
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
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
條具來上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
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

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九日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思輝所逮報稱爲難謝中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龍警羗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

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訓當世之務

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沉古識慮闊

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竅啟竅空也啓開也寡聞之

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

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慙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踈通

知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

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

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

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兼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九

兼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
 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
 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
 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
 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
 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
 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倣
 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

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旣行賞罰旣明將士
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
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
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
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
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
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
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
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當

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
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
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固之計
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
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
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
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
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

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特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

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
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
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
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
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
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
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
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
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剋捷因利

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心然在陛下
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
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
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
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
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
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
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
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
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

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

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旣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采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劄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

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
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
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
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
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
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
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
更顧力為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
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
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

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
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
灑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
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
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
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
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
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
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
鑊力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

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負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庶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

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義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卒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黠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

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

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噐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

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

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

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讒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

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

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

六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始今四十餘年世變風
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
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
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
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
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
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極
以大惡豈不大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
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

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譏之臣無浚之功
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
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
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
譴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
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
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
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
累也猶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
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
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
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
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
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
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
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

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
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
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執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
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
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
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
搔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
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
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

鵠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
於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鬪而
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
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寶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糞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
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
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

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
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
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
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肥
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
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
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
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

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然也此年以來災或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返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

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士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是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

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
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
何憚之有鄴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
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
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
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
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
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

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
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
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
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
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
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
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
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
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愴違去闕庭
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

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又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
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
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
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
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
闕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

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于冒天威臣
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國

卷之二

一

